

和父亲一起看戏

文/黄艳梅

父亲六十四岁,他来城里没住几天就感觉不如在老家生活得自在有趣,在老家父亲可以和邻居们打牌聊天,到了城里整栋楼都是关门闭户的,我们一上班家里就剩父亲一个人,他平时电视也很少看,日子过得了无趣味。

前些天我们社区举办“邻里一家亲”活动,物业公司特意请来了戏班子。父亲是个戏迷,在老家时不但喜欢看戏,有时候自己还粉墨登场过过瘾。听了这个消息父亲非常兴奋,在他眼里似乎戏班子只有农村才有,能在城里看戏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。

那天太阳刚落山,戏班子就到了我们社区,他们搭台,布置灯光,准备行头,忙得不亦乐乎。台子前

人也越聚越多,我后悔没带椅子来。只有站着陪父亲看戏了,父亲并没有责怪我,还说以前在家乡的打谷场看戏都是站着看的,已经习惯了。

戏班子虽然谈不上很专业,但行头却还齐备,演员也很卖力,一板一眼还像那么回事。我不太懂戏,戏里唱的是什么,我也听不出所以然来,但父亲却看得很投入,时而跺着脚尖,时而跟着台上的演员哼唱,看到精彩的地方还忍不住大声喝彩。因为戏里的台词和唱腔全是地道的父亲家乡的方言,父亲感到分外亲切,看他开心的样子,我也受到了感染,禁不住和父亲一起笑,一起谈戏。父亲不但给我讲台上演出的《打金枝》的剧情,还从这部戏里的故事出发,谈起了协调家庭矛盾、处理人

际关系的方法。我怕父亲累了,问他要不要我回家拿张椅子,父亲豪迈地说:“想当初我在老家看戏时,连站三场都不累,这算什么?”

于是我一直陪着父亲站着看完《打金枝》,父亲依然兴趣不减,我们又一起看了《花木兰》,直到整场戏演完,父亲才觉得腿有些发麻,但他脸上却毫无倦意。父亲在回家的路上高兴地说:“这么多年都没看过这么好的戏了!”

阴冷的秋风吹拂在父亲的脸上,他依然沉醉在戏里,没有一丝寒意。父亲是个对生活没有太大奢望的人,从来不要求我们为他做些什么,说真的,父亲很容易满足,一场戏都能让他如此快乐,今后我一定要多陪他看看戏,让他多享受一份快乐。

空隙

文/庞海涛

晚上从图书馆回宿舍依旧九点多了,星月隐没,寒风扑面,我把自己紧紧地蜷缩在衣服和背包的裹挟中。出馆的时候正好遇见邻班的一位同学,平常只是面熟,彼此都未曾促膝的聊过。

走到门口时,他被我落在了后面,我本想一人独自回去。他却快步走到我跟前直率的说:“你驼背,驼得相当厉害。”我一直以来就忌讳别人当面指出我的缺陷,和我熟悉的同学从来不和提及驼背的事情,眼前这个似曾相识但未曾相知的同学却当面指了出来,令我一时难以接受。“你试试把腰直起来,别把头埋在地上。”他又关切地跟我说。我感觉他没有恶意,就淡淡地说:“从小就这样,习惯了。”“你得改掉这个坏习惯,要不然颈椎、腰椎几十年后会缠上你的。”他有些声色俱厉了,说实话我从未见过这样较真的人。“这样,你让背和背包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隙,背就挺直了。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改过来的,你试试。”他背着背包做示范。

他说的没错,果然直了许多,但是腰和颈椎难受。“你得坚持,要不一事无成。”我被说的面膛发红,但事实如此,他说的对,我照做了。

回到宿舍,我回想着“背包与背之间的空隙”这句话。如果人人之间在交往中都能留一些“空隙”,而不是遮遮掩掩,相信都会交到更多的真心朋友。

老总爱好多

文/何礼仁

前一段时间表哥到我家玩,脚上穿了一双很酷很靓的运动跑鞋,我打趣地说:“你穿上这双鞋充满了活力,人也显得更年轻了。”表哥笑着说:“实不相瞒,这双鞋是单位发的。”原来表哥单位新上任了一位老总,老总爱好广泛,也喜欢在单位组织活动。上周老总在单位组织了一场长跑比赛,参赛的员工一上赛场,每人发一双阿迪达斯跑鞋,等比赛结束后,这双鞋子就归参赛者所有了。

那天我去看望舅舅,表哥也在家,他正在摆弄着一副崭新的网球拍。看那球拍质地是钛合金的,做工精细,价格应该不便宜。我问表哥买这副球拍用了多少钱,表哥说得意地说:“我们老总喜欢打网球,单位刚举办了一场员工网球对抗赛,老总挥拍上阵,玩得很尽兴。比赛结束后老总大手一挥,发给每个员工一副网球拍。”

过了两个月,我在路上遇到了表哥,他双手抱着一个足球正往家里走。表哥说:“我刚参加了单位举办了一场足球赛,老总也披挂上阵,司职前锋。为鼓励我们多踢球,踢好球,老总让行政科给每个员工发一个足球带回去。”我羡慕不已。表哥带着无限憧憬的表情说:“据说最近老总又爱上了飙车,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老总什么时候在单位组织一场汽车拉力赛。”

霜草河

文/谢恩玉

欢迎提供笔记写出生活百味。

投稿信箱:qlwby126.com

QQ:38918945

过了霜降,河岸旁的茅草开始日渐变白,从叶尖一直深入根茎,终于像极了老头儿的发茬,在秋风中矗立着,淡然不惊。

关于岁月,关于故事,本就有太多矫饰,怕就怕,她静声如默,像不羁的风,抑或游荡的云,原在遥遥之外,却忽一日近在眼前,惊恐也罢,平静也罢,都无济于事,大抵已经如此了,悄然而至,留下惊愕如木的你。

小时候,我背着手,跟在爷爷的身后,像个小小人儿。老头儿的嘴里塞着一根一尺长的烟袋,吧嗒吧嗒,烟锅烫灼着捣碎的烟叶发出滋滋的细微声,飘出薄到透明蓝色的烟儿,有一种诡异的,强烈而持久。那些夏日里烟草张开宽大叶子蓄积的光和热似乎在

一刻间迸发、逃逸,并在空气里张牙舞爪。田埂上有小小的圆洞,是花皮蜥蜴的巢儿,这是一种小到可怜的动物,早上太阳的还隔着雾霭,它便稳稳的休憩着,直到光热足以温暖它酥软冰冷的四肢,才会快如闪电般窜逃。我捉到一只,捏在两只手指间,上下翻看着,从花色的细鳞,到雪白的肚皮,它万分惊恐,又不敢声张。拔出一根草茎儿,从爷爷的烟锅里粘走一丁点儿黑色的烟垢(尼古丁含量极高),在蜥蜴的小如针眼的鼻孔旁蹭了一下,放手,花皮蜥蜴如同魔障了一样,怔怔的不走,还不知所措的乱舞起来,头昂着,四只脚没有节律的乱成一片,不停在原地打着转转,只到精疲力竭。这时我捡起苦命

的蜥蜴,采摘一种苦菜叶子撕裂后白如牛乳似的的汁液,涂在它的鼻翼,它慢慢清醒过来,眼眶慢慢得渗出眼泪,手脚开始变得灵活,从你还未闭合的手缝间一跃而窜,惊魂未定地走了。

这是儿时的游戏,留在记忆里慢慢风干,渐渐变得不可辨寻。爷爷死了,坟前的一株小树无人照料,却在不经意间长高,恍然间荣枯十年轮回。看着霜草染白的河流,从一个看不见的源头流向另一个未知的茫然,忽然间流下眼泪,犹如脑海里那只惊然一梦的蜥蜴。生命无论是沉迷还是醒着,都未可捉摸,我们不是主宰,只是如同高粱一样站立着,四季轮回,饱满的记忆。

报销记(1) 最新做账技术

4



◆作者:马识途
◆出版社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
我凭着能打算盘会记账这点本事,捞了个铁饭碗,在县粮食局采购运输处找到一个当见习会计的差事。我只管日用杂支的报销账目。这个差事好办,把每天的零星杂支账登记好,把每一笔账的发票贴在纸上,有凭有证,核准报销就行了。

但是过了几天,我们处的一位科长出差回来了,他把一叠单据丢在我的桌上,说:“给我报销了。”说罢大大咧咧地走了。

我赶紧把他支取的旅费和单据核对一下,发现有的单据明显做了涂改,而且也还凑不够数目字。于是拿去找老会计研究,他说:“照报就是了!”

我说:“上级查出来了呢?”他一笑:“他们自己一天做假账还搞不赢,哪里有闲心来一张一张地查对你的单据?”

但是我还坚持:“单据不够,这账不好做嘛。”老会计说:“单据不够,你不晓得自己做呀!”

从此,我不仅从老会计那里学到许多人情世故,还从他那里学到许多最新的做账技术。从此我就为当一个合格的会计而努力奋斗了。自从我变成一个落教的老倌和合格的会计后,我就颇受会计主任的赏识了。有一回,会计主任叫我去。寒暄几句之后,就提出一个问题。他说:“想必你是一个明白人,我们都是靠的局长这棵大树,才好敬凉。局长现在也有困难,你我该不该支持他?”

我虽然还没有听出一个眉目,也不能不装着我是一个“明白人”,表示局长的事我们一定要支持。于是会计主任就要我想办法“编”几千

块钱出来贡献给局长。我真是费尽心机,才在报销中挤出几千元钱,按时送到会计主任那里去了。会计主任大加赞赏,从此我就参加到局长和会计主任的核心里去了。

有一天早晨,我才上班,会计主任忽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。我去了以后,让座,递烟,泡茶,并称呼我为王先生,对我特别客气。会计主任说:“王先生,有人请你任会计主任来了。这个裕民粮食公司其实就是我们的局长担任总经理,不过招牌上不是他。局长的后台就是重庆的粮食部长,这个公司是部长出的资本,可以说部长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。”

过了几天,我就在裕民粮食公司上任了。这个公司业务很简单,粮食局通过政府征实征购,从老百姓那里刮来的粮食,都变成公司的本

钱。用这么大的本钱投到粮食市场上去,就完全可以垄断和操纵市场了。且说有一天,会计主任来找我,对我说:“这一年算是财神爷照顾我们,赚了不少钱,但是光掌握一些票子,还不是办法,粮食公司还得掌握大量实实在在的粮食在手里,才算脚踏实地,不怕风浪。他在我的耳根叽叽咕咕说了一会儿。其实很简单,就是两个字:海损——要我在“海损”上做文章。

我们那个县靠大江,是粮食集散码头,从那里去重庆的水路上有不少险滩,每年都要撞沉许多只米船。这就是“海损”。裕民公司可以把粮食事先扣下,往船上装少量粮食袋,其余都是假粮食袋子。反正船已经沉了,报一个海损事故,公家蚀了几千担粮食就是了。

3



◆作者:美女变大树
◆出版社:鹭江出版社

到了医院看完叶子,左脚正踏出病房的时候,叶子突然说了一句:“下次来的时候带束百合,这里头一股苏水味儿,都快被熏死了。”下班之后我先去了趟花卉市场。买了百合,我这辈子还没给谁送过花呢。

推开病房门。我靠!全是美女!除了叶子,小玉之外,还有四个女孩。

“还真带了百合来啊?哦,来介绍一下,”她接过我手里的花,指着那几个女孩说,“小玉你认识,这是忆婷、小云、青青、雪儿……这是我朋友——李海涛。”

忆婷——四川女孩,25岁,20世纪90年代算很第一批到海南淘金的小姐,后来跟“北上大军”到了北京,性感的外形,丰富的经验让她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,属于绝对性感型。

小云——天津女孩,20岁,小脸

大眼,气质冷艳,属于绝对好身材。

青青——江南女孩,21岁,个子不高,胸围70D,小圆脸儿,大眼睛,属于小巧玲珑型。

雪儿——大连女孩,身高173公分,皮肤雪白,年龄最小,刚满17岁,小卷毛头,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,属于绝对洋气型。

小玉——东北女孩,23岁,金黄色头发,细眉细眼,有点骨感,行为张扬大胆,属于绝对骚货型。

“呵呵,美女们好美女们好……”所谓三个女人一台戏,更何况是五个女人一起说话。

后来我就跟领队似的,带了五个美女去医院附近的饭馆吃饭。

手机响。张博让我找小姐去坐台,我把小云带到了。忽然想,不知道叶子在坐台的时候怎样跟客人周旋呢?这么一想心情就坏起来,喝了不少,喝得人事不省。

结果第二天起来在小玉家里!小玉背着身躺在我身边,除了肚子上搭了条薄被,什么都没穿。走出洗手间,想了想,从钱包里点了3000块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我不想以后跟她扯上什么关系。

小玉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,看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钱。有那么几秒钟吧,她盯着我的眼睛,然后她嘴角上便挂了笑。“我不要,真的!”她说,“你太小看我了,如果我是为了挣钱,我会在你清醒的情况下跟你说的,明白吗?”

她让我下午3点半的时候过去接她,一起去接叶子。我想了很久,最后决定不去。

电话铃声一阵紧催着一阵。原来是张博让我去跟我那帮哥们玩梭哈。

第二天下班以后,我去银行

取了一万块钱,然后去了顺峰海鲜。一进门,看见了雪儿。听说叶子一会要过来,我去了洗手间把来之前取的那一万块钱拿出来,然后约莫着从中间劈了一半儿,让雪儿交给叶子。

手机响了,是叶子!她说:“李海涛,你知道吗?昨天小玉没上班,在我家陪了我一宿,她一晚上说了很多次你的名字,她喜欢你。我们这些女孩,喜欢一个人真的不容易,你……尽量别伤她,还有我们的事儿我没告诉她,我希望你也不要提……我过几天去新加坡……”

“李海涛,随你怎么想,但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小玉既然喜欢你,我就不想再搅这趟浑水。我告诉你,你听好——我是做婊子的,我不想立牌坊!……你还是拿我当‘钻石人间’的小姐,别拿我当……当回事儿!”